

歐美小說之動向

England

America

Soviet Russia

France

Spain

Germany

Scandinavia

Italy

日

趙家璧譯

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

趙家璧譯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5

No.332

一九三四，十一，五 付排

一九三五，一，二十 初版

1———2000



每册實價洋八角

號四七九字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會員委傳宣央中

譯者序

本書的內容，正如書題所指明，全是講今日歐美各國小說的動向，包含現代各國小說的特點，正在風行和已成過去的流派，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未來的趨勢等。材料新至一九三四年，所有世界上比較重要的國家，可以說全在這裏了。這一個「現代小說之動向」(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的題目，是英國半月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所出，而特約各國權威作家分別撰述的：如英國篇的作者華爾波爾是高爾斯華綏死後英國小說界裏重要的柱子；蘇聯篇的作者，是曾寫過兩部俄國文學史的密爾斯基；意大利篇的作者，就是得一九三四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辟萊特婁；德國篇作者華綏門是最近才浙世的有名的猶太作家。在一九三

四年內分期刊載後，我就譯成了中文，收成了這一個集子。因為各個作家的觀點不同，所以全書說不上什麼統一性。可是從這幾篇文章裏，讀者多少可以知道一些現代歐美各國小說界的情形。這幾個年頭裏世界文壇上如百貨商店般什麼都備有的混亂現象，讀者在本書中最能體會到。

這裏所收的一大部份，已在上海現代雜誌上發表過，一小部分在北平的文學季刊上。末後一篇，可以當做一種附錄看，也是研究近代文學者所不可缺少的材料。爲了出版便利計，最後的附錄和蘇聯，西班牙三篇，祇可稱做節譯而已。

唐書第先生，和上之，君平，蘇汶，他們在各方面給我幫助和校正，在此敬致謝意。

內容：

- | | |
|--------------|------------------|
| 1 譯者序 | 譯者 |
| 2 英吉利 | Hugh Walpole |
| 3 美利堅 | Milton Waldman |
| 4 蘇聯 | D. S. Mirsky |
| 5 法蘭西 | Hamish Miles |
| 6 西班牙 | V. S. Prichett |
| 7 德意志 | Jacob Wasserman |
| 8 斯干迭那維亞 | Erik Mesterton |
| 9 意大利 | Luigi Pirandello |
| 10 意大利法西斯蒂文學 | A. Elistratuva |

利吉英

England

Hugh Walpole

著 原

十年以前，寫一篇關於當代英國小說的文章，比較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第一，有一大堆名字，是無可疑議而且固定地已經自己確定了。這些名字，例如哈代(Thomas Hardy)，康肅特(Joseph Conrad)，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摩爾(George Moore)，倍奈脫(Arnold Bennett)，羅倫斯(D. H. Lawrence)，威爾斯(H. G. Wells)，吉波林(Rudyard Kipling)，伏爾夫(Virginia Woolf)，福斯脫(E. M. Foster)。這些人，在一九二〇時，已經很明顯地是英國小說界裏的領袖了。(我在這裏和以後所說的英國，指的是不列顛而言)。

那個時候，喬也斯(James Joyce)那部偉大的作品優立雪斯(Ulysses)

，還沒有得到讀者們的贊賞呢。

現在——一九三三年——這許多名字怎麼了呢？哈代，康雷特，高爾斯華綏，摩爾，倍奈脫，和羅倫斯——這些都死了！威爾斯現在醉心於社會科學而全不寫小說，吉波林難得寫一些短篇，伏爾夫已漸漸地向純粹是詩人而不是小說家的世界裏走去，福斯脫也有十年不出版小說。那麼這些人以外，又加了些什麼人進去呢？——我是說有什麼人加進了這一個獨立而確定了的一羣呢？喬也斯現在所寫的那一種文字，即使對於一部分崇拜他的人，也有些不大懂得的。毛亨（Somerset Maugham）出版過一部很有趣而聰明的小說蛋糕和麥酒（*Cakes and Ales*），還有幾篇頗足欽佩的短篇，可是他從沒有達到過那部人類的束縛（*Of Human Bondage*）般的本

質和重量。至於其他的人，我們可以說，有許多許多的小說家，他們一般的造就程度，已是相當的高，可是在頂尖上，現在確有許多位子還空着。並且，現在簡直沒有一個活着的英國小說家（也許除掉年老的威爾斯和戰前的吉波林），足以和德國的湯麥斯曼（Thomas Mann）或是斯干狄那維亞的恩賽脫（Sigrid Undset）一樣偉大而足以並稱為藝術家的。至於美國，當然是一個也沒有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疑惑英國小說在近三十年來，確是表示了十二分的活躍和富有生氣。不過這一個時期祇可說是小說的時期而不是小說家的時期。這理由也很值得研究。原來當我們站得遠些去看的時候，許多許多的小說放在我們的面前——好伴侶（The Good Companion），美國的瓊恩

(Juan in America)、噴泉(The Fountain)、除去我的外衣(Without My Cloak)、勃羅姆劇場(Broom Stage)、麥辯諾立亞街(Magnolia Street)、這許多書，假如國外的讀者要知道英國的情形，我們就勸他一定要讀一讀。但是這是否說他一定要讀潑利斯脫萊(Priestly)、麥克萊脫(Linklater)、奧勃林(Kate O'Brien)和高爾定(Louis Golding)的全部作品呢？這些問題，我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們也不知道如何說法才是。

也許有一位外國人在一九二〇年到過英國，他看看他的記事簿，重新發見當時他疑惑的幾個問題：雪脫凡爾(Sitwell)的兄妹們——他們幹了些什麼事呢？荷華特的結局(Howard's End)的作者，一定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了。康雷特——從那時以後，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做了康雷特的信徒

呢？我們一定要很勇敢地告訴他說：不，一點沒有如他所期望般的。雪脫凡爾的兄妹們，已經不能引起多大的興趣了；祇有他們中間最聰明的那個薩趣浮來爾 (Sacheverell)，現在是英國最好的詩人中的一員。至於荷華特的結局的作者，祇出過一部小說，那部確是很特出的作品。但是隔了許久以後的現在，他向訪問他的朋友們說：『我沒有什麼話要再說的了。』至於康雷特的影響，簡直一點都沒有。那外國人當然要問，那麼什麼人才有了影響使得我們和事物的中心相接觸的呢？

我們告訴他四個名字：喬也斯，羅倫斯，伏爾夫和赫胥黎 (Aldous Huxley)。這些人是在近十年來，對於英國小說，發生重大影響的。

影響在那一方面呢？假如這一個發問的外國人發見了喬也斯注心在文

字而不在乎小說；晚年的羅倫斯也一點不注心於小說而祇在哲學方面；伏爾夫不但不把她自己的作品當作正當的小說看，並且，假如可能的話，她還想把牠的藝術取一個新的名字；至於赫胥黎是根本不在乎他自己是不是一位小說家的。那麼，這位發問者就很可以明白這情形的真相了。

但是在近十年間，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很顯著的——那就是在英國，高級的批評家相信一般人是不会懂得什麼是小說，而低級的批評家，卻以為高級批評家所稱爲的小說也是無所謂的。因此，簡直沒有人懂得什麼東西才是小說了。

原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英國，事情確然不是這樣子。在一九一〇年，哈代，康雷特，傑姆斯 (James)，摩爾，梅辛克萊 (May Sinclair)，

倍奈脫，高爾斯華綏，威爾斯都是小說家，這是一點也不成問題的。威爾斯也許對於社會學發生興趣，但是，他寫過托諾本基 (Tono-Bungy)，而那是一部小說。摩爾也許寫過一些很美的文章，但是，克立斯河 (The Brook Kerith) 是一部小說。爲什麼那些書我們叫他做小說呢？因爲那些作家，在他個人的經驗以外，創造過人物，而應用過各種敘述故事的方法。胖特里伏 (Ponderevo)，那個鮑尼斯 (Boynes) 的女兒，諾斯屈洛莫 (Nostramo)，和在旋螺釘 (The Turn of the Screw) 中的惡管事——這些角色都是從創作者人格中產生的。同時他們在威爾斯，倍奈脫，康雷特和傑姆斯的經驗和特性之外，確實的生存着。

早到一九一〇年的時候，會有許多人不承認威爾斯，倍奈脫，和康雷

特寫的東西，可稱爲小說的。亨利傑姆斯 (Henry James) 就是這一種人。他在小說家雜誌 (Notes on Novelists) 以及他和威爾斯的論爭裏，都要去知道這些人究竟在幹些什麼，以及爲什麼這些純粹小孩子的作品值得這樣嚴重的注意？他把手伸在那部機會 (Chance) 上面，那部在康雷特所有小說之中最複雜而奧妙的一部，他喊着：『可憐的康雷特！』

原來在一八七〇年以前，英國小說確是不很受到一般批評家們注意的；直等到一九〇〇年，人們才嚴肅地輕語着，開始把牠當做一種祇有藝術家才配去幹的東西了。於是用專家的頭腦來看小說的態度漸漸地長成，到了現在，關於小說的爭論，已集中在這一個問題——就是小說是不是在劍橋花房裏，祇爲了一小羣有智識的園藝家而產生的一種特別可愛的珍貴

的果實呢，還是依然是生長在路邊的野草，牠簡直自己會散子撒種，有時並且會獲得很好的結果呢？

以前，小說確曾一度是一朵討人歡喜的和氣的花朵：像李卻生 (Richardson)，費爾定 (Fielding)，斯各脫 (Scott)，奧斯頓 (Jane Austen)，迭更司 (Dickens)，薩克萊 (Thackeray)，屈洛洛潑 (Trollope)，司蒂芬生 (Stevenson)，哈代 都曾被許多人摘採過。但是，迭更司 花的大袋的種子，如今在賣報舖裏，用最低最低的代價出售了。

亨利傑姆斯，就不喜歡這一種粗俗的路邊野花。許多女人，像華頓夫人 (Mrs. Edith Wharton)，梅辛克萊女士，李卻生女士 (Miss Dorothy Richardson) 也不喜歡他們。於是，歐洲大戰 把所有私人的情感都變做平

凡而卑賤的了。羅倫斯是給警察禁止了；喬也斯寫了一部很容易懂得的青年藝術家畫像以後，把勃洛姆（Bloom）先生（註一）給世人看；許多紳士淑女也都住到勃洛姆斯倍雷（Bloomsbury）去。華特夫人（Mrs. Humphrey Ward）的姪子用毒蠍去攻擊他姑母的偏好了——以後，混亂便流行着。

這確是一種真正的混亂。假如任何一方面是明白的對的，那麼我們站在任何立場上都可以解決這爭點。但是，任憑強辯的人怎樣的說法，爭點終沒有弄清楚。

大約一年以前，尼古爾生（Harold Nicholson），在無線電裏，作過一

註一：勃洛姆先生為優立雪斯書中之主角